

## “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 阉人) 有点关系,西太后作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当,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们,从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朝政、卖官鬻爵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因为没有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他曾经( 哪怕一次也行!) 对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介小官。虽然走李莲英门路升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计银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实在找



史海钩沉

张鸣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书中,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把晚清到民国有关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讲风流政客陈公博、警察头子赵秉钧,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

不出证据,说有哪个人的得官,是李莲英背后在老佛爷那里递了话。李莲英的发财,更多的可能是人们把他想像成那种一言九鼎的人物,想像成可以弄权搞名堂的宠臣。也就是说,人们按照从前得宠宦官的面目,来比照李莲英,比照来比照去,送银子走门路成了常态,而不送倒成了心病,为了保险起见,大家还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

## 化验单

董老师这些天的脾气特别不好对付,动不动就发火,人也像是一下子瘦小了几分。

小镇毕竟小,董老师的事已经在小镇里广泛传开了。那就是:董老师把他老婆烧饼和女儿董笑都无情地赶出了家门。很久以来,人们都说董老师的女儿董笑长得是既不像董老师也不像董老师的老婆烧饼。董老师是个脾气特别随和的人,他从来没和别人红过脸更不用动手。他这天所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把家里的那张大床从中间愤怒地锯开,他一个人在屋里满头大汗地把那张大床“咯吱、咯吱”锯了老半天,然后又把锯开的大床从屋里一拖两拖拖到了屋外,半张床只有两条腿,所以只好靠着墙放在门外边。

这时有人过来了,先是一个人,然后是许多人,他们都是董老师的老邻居,他们都吃惊地张大了嘴,问董老师不是也打算换家具了?董老师不说话,只是摇头,脸红红的。然后,人们就又看见董老师把烧饼的那张梳妆台也从屋里搬出来,还有脸盆什么的,脸盆是无法锯开的,除了脸盆和浴缸还有锅碗瓢盆,几乎所有能锯开的东西都给董老师分作了两半。人们这时候才知道董老师家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无论人们怎么问,董老师就是不肯开口,后来他把被子、褥子,一包一包的也从屋里搬了出来,那当然是董老师的老婆烧饼和她女儿董笑的衣服和被褥。董老师把该搬的东西都从屋里搬了出来,然后脸就红红地坐在了那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董老师的老婆烧饼和她的女儿董



家庭小说

王祥夫著

小说月报杂志友情推荐

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这时,笑笑不见了,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十五岁的笑笑,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

笑才从外边回来,董笑现在已经和她妈烧饼的个头差不多高,已经十五岁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烧饼带女儿逛了一趟街,去买换季的减价衣服。董老师的邻居们听到从外边回来的烧饼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董文明你要做什么?你干嘛好端端把大床锯成了两半,哎呀,你把大床锯成了这样还不说,你把我的梳妆台搬出来是什么意思?哎呀,还有我的衣服和笑笑的衣服,你把这些衣服都弄出来干什么?啊,干什么?”

其实,在西太后眼里,李莲英是个特别低调,行事谨慎,而且极其干练富有指挥调度才能的人( 宫里的许多大规模的仪式活动,都是李莲英一手操办,无不井然有序)。这个一直自比乾隆的当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许太监,哪怕是最亲信的太监,对朝政插半句的嘴。对这个清朝祖制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女主来说,只有更加严格地讲究祖宗规矩,才能够堵住别人的嘴,所以,尽管她用这些人,但也只是当使唤的下人,决不会让他们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宫女眼里,李总管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善解人意、从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朝会,他总会给人方便。所以,宫里虽然派系复杂,但没有人背后坏他。

所以,当朱一新他们指名道姓地弹劾李莲英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老佛爷相信的,最后丢官的只能是这些不怕死的都老爷( 御史),只是成全了他们的刚直之名。按朝中的规矩,李莲英惟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经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状况通报给跟他关系好的大臣,比如庆亲王、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以便这些人随时掌握西太后的动向,上朝的时候好有个准备。但是这种事情,显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动一些。

一位伺候过老佛爷的宫女说过,李莲英就像一种俗名叫“佛见喜”的梨,看着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来又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外表看着不怎么样,可当差当得滴水不漏,你刚刚想到,他已经做到了,让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这样的人,哪个位高权重的会不喜欢呢?

## 促进成长的力量

另一个帮助我成长的力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名叫立川精治。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写出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

那是上图画课时发生的事。

从前的图画教育可以说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模仿它,最像范本的给最高分数。

但立川老师不干这傻事。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彩色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了。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润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地发表观感的时候,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圆圈。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是上图画课,我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



人物传记

黑泽明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夜哭郎”,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最后如何执导《罗生门》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奋斗的伟大灵魂,娓娓道来。

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地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老师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 上将的坟墓

晚些时候,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肯定地说:“你的外公和恩里克的父亲都属于一个宗教俱乐部。他们似乎自称圣殿骑士,遵循惯例,奥里奥作为恩里克的长子,大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亲爱的路易斯:你还记得原来我们跟奥里奥和克里斯蒂娜一起玩寻宝游戏的时候,我在蒂比达博街的那套房子的花园中隐藏了线索吗?这次还是一样的游戏。只不过这次是真的。

路易斯把恩里克的信交给我们:“还不清楚吗?”他问道。

“并栏石。”我们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

就在我们所在位置的几米开外有一片空旷的树林,树林中间有一口老井,它众多块并栏石中有一块是活动的,我们原来小时候玩寻宝游戏的时候,总是能从里面发现点什么线索。而这个地方的秘密只有一个大人知道,那就是恩里克。

我们一下子跳起来跑到井边,找到了那块石头,路易斯猛地一使劲,将那块石头搬了出来,然后把手伸进洞里。他拿出了一个塑料袋,小心地打开了它,发现了一把手枪。还有一张字条:这次不再是游戏了,有必要的时候你们用得上它。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应该就是卡斯蒂约警长一直苦苦寻找的那把凶器,它结束了四个人的生命。

但是这个武器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宝藏的线索。路易斯又将手探到洞中,还有一个袋子,但是要小很多。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TUQUI-LEGISORA PROME.”“是



悬疑小说

乔治莫里斯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

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27岁生日的那一天,她收到了两枚戒指。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令她难以预料的是,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

拉丁文。”奥里奥说道,它的意思是:读到这个的人,请为我祈祷。“他倒是很像个虔诚的圣殿骑士。”我嘟咕道。

恩里克在纸条上的要求让我不得不好好地打动一下自己的灵魂。那把枪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勾起我的痛苦回忆,跟那个出生在杀人凶手的波瓦家族的男人交往的回忆。奥里奥给我们做了个手势,把我们带到通向修道院的大门。右边的那条走廊是连接教堂和教士会议厅的,那些人就是在那里完成各种聚会的。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

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了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 大正年代指1912—1926年。)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自由、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班、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他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

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这个爱哭鬼的标本名叫植草圭之助。( 小圭请别生气,难道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吗?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哭丧鬼,我是个人道主义哭丧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这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植草是我青少年期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植草如果不写我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所以,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继续写下去。

“我父亲的那张纸条不仅仅是一个要求。”奥里奥低声对我们说:“肯定我们的祷告会让他觉得舒服,但我相信这张纸条还是隐含了其他线索。”

“其他线索?”路易斯好像要叫出来了似的。

“看看你们的左边。”

我们朝左边看了过去,那边的墙上有一个仰卧的雕像。那是米盖尔·德勃雷阿,西班牙大帆船的海军上将,已经死了很多个世纪了。我们走了过去,奥里奥指着雕像下的地面上所刻的文字让我们看:“TUQUILEGISORAPROME.”

路易斯和我都惊呆了,决定应该把那个石碑抬起来看看。

奥里奥说那就是意味着要打开一个坟墓了,就需要履行相应的合法并且符合宗教规定的程序。

“那么我们就晚上来开棺吧。”路易斯坚持道。

但奥里奥不愿意欺骗这里的神父。“如果他是你的人,就更应该帮助我们了。”我对他说。

当我们去见这个神父的时候,他却仰天长叹:“你们竟然想把上将的坟墓打开?想都别想。”他对奥里奥说:“你父亲和我一直都不允许这么做。而且,在他的尸骨下面什么都没有。”“如果是我的父亲希望打开这个坟墓呢?”奥里奥问。

“关于这个,他是想往里面放点东西,但我没有允许。”

“那他怎么办了呢?”

“他把东西交给了我,告诉我当你们向我要求打开石棺时,就给你们。”

我们拿到了一沓文稿,跟上次在德尔戈里亚书店得到的那份样子差不多,盖着相同的图章。我们相视一笑,这就是原来那份漏掉的部分。